

八方丛书

司徒杰



诗人的玫瑰梦



八方丛书



诗人的玫瑰梦

司徒杰

花城出版社

诗人的玫瑰梦

司徒杰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25印张 1插页 140,000字

1990年7月第1版 1990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610册

ISBN 7—5360—0625—X/1·569

定价：3.85元

致 读 者

时间不是没有重量的。

八十年代以来，你肯定承受了越来越多的心理压力，有如加速度进行的高空落体。随着大门的开启，新时代的风景线遂缤纷进入你的视域：电子工业勃兴，科学哲学崛起，各传统学科不断衍生为分支学科、边缘学科、系列新型综合性学科……

当此“第三次浪潮”汹涌之际，你将发觉你没有方舟，你所拥有的单方面的知识不足以负载一个沉重的使命。于是，你充满危机感，你不可避免地要处于一种“强迫状态”。变革的热情如此地使你焦灼不安，你渴望，你探索，你力图突破单值性的界限而丰富自己，发展自己，实现自己。你不想成为“单向度”的人。现代人绝不

是“单向度”的人。

为此，我们奉献这套《八方丛书》。

“八方”者，多元多向之谓也。

《八方丛书》将紧密追踪思想文化发展的最新态势，捕捉读书界的热点，从而具备广延性和随机性的特点。它以文学艺术为主，旁及与此相关联的其他人文科学，创作、理论、翻译三者并重。在选编过程中，实行以代表性和探索性相结合的原则，而以后者为主。至于作者，则不为古人今人、有名无名所囿，但求著作本身充实，新颖，富于创造的生机。

“谁谓河广？一苇杭之。”对于这套丛书，我们未敢自诩为艤舫，但即令小舟一叶，也当有助于你的人生进取，知识的欲求或是美的享受。它应当成为你的有用的工具和忠实的伴从，至少，我们愿意这样。

目 录

玫瑰色的白日梦.....	1
人格面具的匮乏.....	15
阿尼玛心象的富裕.....	34
恋母与诗情.....	57
初恋与诗情.....	78
失恋与诗情	101
性欲与诗情	124
永恒的异性偶像与诗情	153
常新的异性对象与诗情	176
死对诗人的诱惑	203
水对诗人的诱惑	228
酒对诗人的诱惑	251
玫瑰梦与白日梦	271

玫瑰色的白日梦

玫瑰芬芳如梦袭来。

我们眼前展开的是一个情诗的世界，一个爱与美合力创造的世界，一个高扬着人性旗帜的嘹亮的世界。倚着这样的一个世界，正午的阳光和冬夜都是柔和的，柔和而且流动，人类能够这样对自己说：我们生活着、繁衍着、创造着。没有这样的一个世界，人类社会将黯然无光。

历史有韵地走来……

在人类历史的最初阶段，情歌便和火把一同诞生。那些古埃及人，那些古印度人……，他们围绕着祭坛庄重地起舞，狂热地起舞，歌唱着他们的生息、他们的性饥饿，歌唱着开花结果的欢乐。人类最早的情诗，是喝醉了酒的。

性爱之神基梅里特脱颖而出，向人间美目流盼。

然而，准确地说，那只是位性欲之神。因为只有社会分工日显分明、女性处于男性统治之下的时候，才可能有我们谓之“爱情”的性爱。这很有

趣，同时很合理。

道路总是很遥远，人类在不断寻求着新的平衡。在氏族制度下，男女是平等的，单凭着性欲便能把他们联结在一起。男女分工日显分明后，男性在其他的日常生活中劳役着女性，又在两性生活中成了女性的奴隶。这是一种心理上的补偿。旧的平衡破坏了，一种富有诱惑力的新平衡骤然建立。玫瑰梦开始困扰人类。

精神领域中的爱，从一开始便与恨交织，所以在文明人的心理结构中，积淀着来自远古的阿尼玛原型总是与阴影原型结伴。

作为一种内驱力，阿尼玛原型和阴影原型强烈的人最易于成为诗人。公元前七世纪到公元前六世纪，具有这样的心理素质的人群星般涌现。在古希腊的大地上，人类的第一批地道的爱情诗人阿尔基洛科斯、萨福、阿尔凯奥斯、米姆涅尔姆、泰里格尼斯、伊维克以及阿那克里翁等，手把热情的玫瑰朝我们走来。他们背后的天空是粉红色的。他们的文字激动了天空。大约是过了五百年之后，世界诗坛上又出现了一串金蓝金蓝的名字：卡图卢斯、提布卢斯、普罗佩提乌斯、奥维德、贺拉斯、维吉尔……这群古罗马爱情诗人，又带着他们的诗和梦从我们眼前走过。他们的诗和梦，都比古希腊诗人

的更具玫瑰色彩，浓得简直化不开。他们的诗情不仅热烈，而且丰富、细腻；不仅属于某一性别，而且属于个人；不仅是性的自然性与道德观念的结合，而且越来越多地补充进审美内容。

带着水的波浪与温柔，爱神阿芙罗狄蒂莅临人世，她的躯体美和精神美都是辉煌的。

古希腊古罗马情诗所抒发的灵与肉之爱是和谐的，古希腊雕塑家伯拉克西特列斯创作的阿芙罗狄蒂像是一个象征。阿芙罗狄蒂把性爱中最为珍贵的一切凝铸在自己身上。她赤裸而平静，你的惊恐不能使她惊恐，你的坦然使她更美。没有一种目光能够玷污她。她的灵与肉是和谐的，她的自身是和谐的，她与世界也是和谐的。或者说，她的名字就叫做“和谐”。

看到阿芙罗狄蒂雕像我们会想起古希腊古罗马的情诗；或者反过来，读到古希腊古罗马的情诗我们会想起阿芙罗狄蒂雕像。

几乎世界各国都有过这种人类童年期的玫瑰梦，与古希腊情诗同期的中国《诗经》里也有这种梦境的抒写。例如《郑风》，例如《卫风》，例如……郑卫二风在中国历史上向以“淫”称。其实，是道其淫者的目光淫。《诗经》中的情诗一点也不淫，虽然其中写了许多男女间的甜甜的对话，甚至是晚间夫妻俩在床上甜而别稚的对话，虽然其中写了许多男

女相会的缠绵，甚至是新婚之夜男女间的如火如荼的欢乐。玫瑰花从来不叫做“淫荡”。《诗经》中的情诗无所谓色情，甚至无所谓色情倾向，有的只是对异性灵肉和谐的美的赞颂，有的只是充满美感的人性内容的展示：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在小鸟迷人的鸣唱当中萌起对异性的爱慕，爱慕她的身材苗条，爱慕她的品性贤淑。这是何等的自然，何等的人性，何等的符合人的审美要求！心湖起怨慕，诗韵沐香风；何以谓之“声淫”。古希腊神话中有一位手执七弦琴的情诗保护神——爱拉托；这位女神的目光只在西方涉猎、逡巡，没有转向我们这个东方古国。

怎么能要求人类无“性”？！

人类怎么能无“性”？！

中国人的玫瑰梦到了楚人的手里有了更为辉煌的表达。在《九歌》的许多篇什中，在《离骚》、《九章》的许多段落里，许多神在代表着人在谈恋爱，在山中，在洛水之滨，在皛皛星云。这里所抒发的神的爱情，都带有凡人的色彩，带有作者作为一个个

体的人的色彩；他们总是失恋，总是有美丽的忧伤，忧伤得使人落泪，滴得翠竹斑斑。是屈原，是这位大诗人在中国的历史上第一个把性爱中的失恋和单恋的悲剧性表现得如此惊采绝艳，令鬼哭神泣。《诗经》中写失恋的情诗，还仅仅停留于叙事，其中揉进的情感还明显地缺乏个人深度；但在屈原的笔下，爱情变得非常纤细，其中的幸福与不幸，尤其是不幸，被放大了，并揉进了包括政治的、伦理的、美感的在内的各种因素，使人比较容易地窥见来自情诗抒写者的心理底层的阿尼玛心像，以及这一心像与阴影原型扭结在一起的状况。屈原的眼泪是沉重的。屈原的失恋诗是世界情诗中的奇葩：

赠你洁白的琼花与思念
赠你神麻与麻一样纷乱的眼泪
暮年渐渐向我袭来
你却急急从我身边离去
龙车鳞鳞碾碎了心房
你带着草芳消失在天际
手把桂枝久久地凝望
桂香阵阵，熏浓了我的忧郁

如果说，公元前整个世界的情诗基本上是表现

灵与肉和谐统一的爱情的话；那么，在欧洲中世纪的情诗中，灵与肉是离散的，基本上是表现一种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的。

所有散发着活人气息的裸体女神都被废除了，贞洁的玛丽亚圣母成了唯一可供奉的女性偶像。自从基督教主宰了苦难的人世以后，情诗便开始废弃被视为魔鬼的两性关系中的肉体因素，精神因素被推置于一一种至高无尚的地位并被罩上一层神秘色彩。由于普罗旺斯行吟诗人和意大利新诗歌作者的努力，一种被称为“骑士诗歌”的爱情诗作品在世界文学史上炫目一时。

骑士诗歌所抒写的爱情是一种拜倒于石榴裙下的爱情。骑士们的玫瑰梦中的异性对象，从来不是自己的妻子而是情人，即未婚姑娘或别人的妻子。她们往往可望而不可即：隔花阴人远，天涯很近很近。特殊的关系构成特殊的角度。这种角度，使得骑士们的创作比较容易舍弃两性关系中的肉体因素，以达到一种禁欲主义要求和内心激动相协调的境界；这种角度，也使得骑士们的创作能赋予情人以纯粹精神的美的理想与神秘色彩。且无论现实生活中的情人是美是丑是善是恶，在他们的笔下，都一律的美丽、善良、聪明、贤淑。迷信圣母必然对所爱的女性圣母化。即使是在中世纪时代和文艺复

兴时代之间起承先启后作用的大诗人但丁的笔下，所爱的情人也被描绘为一位云中仙子，来自天国的玫瑰丛中又消失于天国的玫瑰丛中。

尽管我们今天可以这样或那样地指责“骑士情诗”中的爱情仅仅是一些虚幻的感觉；一些莫名其妙的内心激动；但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从那个时代起，爱情成了一切诗歌的基本主题，一切诗人围绕着旋转的太阳；那个时代的情诗中所展现出来的性爱理想，深刻地影响了以后的几十代欧洲人。

世界各国的诗歌发展史，总有许多似曾相识之处。在中世纪的中国，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一直想做而不敢做的玫瑰梦，也成了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中唐以降，诗人只为他人写情诗的状况有了很大的改观。白居易、元稹等率先在诗作中抒发了自己对异性的绵绵情思；及至李商隐的笔下，爱情的抒写达到了前所未有过的个人深度。爱是撕心裂肺的。晚唐的风雨敲落了枝头殷红的蓓蕾与叹息，浮香淡漠，夕照低迷。花间词派由是崛起，爱情成了许多重要词人的创作轴心。晚唐、五代、北宋的词，庶几可看作是一个飘满玫瑰花香的情诗世界。从直率走向婉约，从香艳走向深郁，从博大走向精微。玲珑珑珑的宋人。在玲珑珑珑的宋人手中，词基本上完成了它别是一家的创作格局，所抒

写的性爱内容越来越多地渗进了美感因素与精神因素。虽然我们不能说宋词人也如欧洲的骑士诗人那般崇拜爱情，但说他们有崇拜爱情的倾向却没有言过其实。“浮生长恨欢娱少，肯爱千金轻一笑。”“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尽管受传统文化的制约，中国人总是中庸得可爱，难于走向极端；但在宋词人的心中，爱情确乎有比以往各代诗人更重要的位置。

一个极诱人深思的现象是：如果说中世纪欧洲的骑士诗人的恋爱对象基本上是贵妇人的话；那么，宋词人的爱慕对象则往往是些多才多艺的歌妓。范仲淹、欧阳修、柳永、晏几道、苏轼、秦观、陆游等大词人，都经常出没于青楼娼馆，甚或终于娶了歌妓为姬为妾。桃色的浪漫。浪漫得连欧洲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浪漫派诗人也会妒忌。柳永死后，群妓合金葬之；秦观死后，歌妓为之殉情……爱是不朽的。爱是永恒的。许多词人与歌妓的关系，即便说是“情深如海”也未能形容一二。此等现象的产生，当然与中国残酷的封建婚姻制度的压迫有关。盖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合，夫妻间难有真诚的爱情可言；且一般旧式女子，多以无才是德自诩，怎比得青楼女子的多才多艺，能与多才多艺的词人灵魂相通呢！受压抑的阿尼玛向何宣泄？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凭假红翠，风流事，平生畅。”词人这样回答。

宋词人因孤独而爱，因爱而创作。历史又一次证明，人类心理底层的阿尼玛原型是与阴影原型交织着的。

所恋的对象不同，情诗的风格也迥异。中世纪欧洲的骑士诗歌，其基调是欢乐的、空幻的、男性气味更浓的——一种违反了教规的欢乐，一种永不能达到目的的爱情空幻，一种敢于向贵妇人下跪的男性风格；而中世纪中国的词，其基调是伤感的、缠绵的、女性气息更浓——一种不能朝夕相伴的伤感，一种灵肉契合的爱的缠绵，一种因对象的深刻影响乃至同化而产生的女性气息。

梦与梦不同，玫瑰花有各样红。

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努力，在欧洲，一个由光彩夺目的维纳斯统领的大时代终于来临。欧洲的十三世纪至十六世纪，史称“文艺复兴时期”。这是一个需要更多的玫瑰花并栽满了玫瑰花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大诗人并产生了大诗人的时代。意大利的彼得拉克、英国的莎士比亚、以及法国的七星诗社成员相继出现，在以爱情为轴心的诗坛上辛勤耕耘，为人类的爱情诗史谱写了极为光辉灿烂的一页。他们的诗歌虽然有与中世纪的骑士诗歌一致的地方，

即把爱情推到一个至高无尚的位置，但他们所崇拜的爱情，并不是那种生长在虚无缥缈间的爱情，而是根植在现实土壤上的气韵灵动的爱情。曾被封建教规扼杀了的那种古希腊古罗马时代性爱中的灵肉和谐在这里从更高的水平上复活并发展了。灵之爱和肉之爱都是自由的，它们的和谐融合也是自由的。爱的自由是人的自由的最重要的表现。一个更为鲜艳更为芬芳的玫瑰花王国面对着我们。莎士比亚的作品是这个王国中开得最灿烂的一株玫瑰。他的十四行诗和长诗《维纳斯与安都尼》、《鲁克丽丝受辱记》等充分展示了玫瑰花的魔力与无以伦比的价值，展示了玫瑰梦境的丰富性与深刻性：

我知道
爱情是人类最喜欢的处女作，
我知道
世界上的一切都由她来创造。
我不信
她会在卑鄙的心灵上降落，
我不信
她的崇拜者会是微不足道。

说不尽的莎士比亚。说不尽的莎士比亚所开启

的道路也是说不尽的。无论是十七世纪的古典主义，抑或是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浪漫主义；也无论是十九世纪中、下半叶的现实主义，或是二十世纪的现代主义；都在他的身上汲取了丰富的思想艺术营养。世界诗坛的夜空中群星璀璨。彭斯、拜伦、雪莱、雨果、缪塞、波特莱尔、歌德、席勒、海涅、普希金、莱蒙托夫、叶赛宁、裴多菲、贝兹鲁奇、爱明内斯库、惠特曼、密斯特拉尔……这些大诗人都是些抒写爱情的高手。他们的玫瑰花燃亮了诗情，他们的诗情又滋润了玫瑰花。

充满玫瑰芬芳的现实世界和充满玫瑰芬芳的艺术世界啊！

可惜的是，“文艺复兴”的曙光，迟迟没有照亮我们这个长期处于封建专制统治下的东方古国。直到本世纪初，直到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嘹亮地打起，一个崭新的文学世界才和新时代的阳光一同降临。在中国的现代文学史上，情诗具有一角绝对不容忽视的位置。郭沫若的诗歌，对异性对象作了充满肉欲激情的歌颂，初步展现了肉体之爱的某些精神价值；徐志摩的诗歌，细腻抒写了较为多样的恋爱感受，隐约透现了性爱中心灵自由的重要性。戴望舒最抒情，他的情诗笼罩着一股深郁的伤感情调。寂寥的雨巷、惆怅的女郎、消溶的花影、幽暗的草香